

## 摔一跤会导致重新分化吗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3286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32863>.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3 Updated: 2023-11-10 Words: 16,907 Chapters: 5/?

## 摔一跤会导致重新分化吗

by [yuyu1226](#)

### Summary

Summary : 殷郊从楼梯间摔下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OMEGA。

## Chapter 1

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是一个寻常的周五，本来应该很开心的，但是因为是早八，加上满课，每个人都跟被黑白无常索了命一样，一早起来就怨气深重。而就在这地狱般的一天里，殷郊从早上开始就是加倍的倒霉——他妈妈一早上给他发消息，说要跟他爸离婚。什么？殷郊震惊，自己爸爸妈妈虽然一直分居，但为了公司，倒是也一直没离婚，处于一个见面了相敬如宾不见面当对方不存在的自由状态，现在这又是闹哪一出？手里的早餐一下子不香了，殷郊放下没吃两口的油条，急吼吼给妈妈打电话，却得到了“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的回复。

行，殷郊想，那就打给很久没联系的老爹呗！结果更过分了——他爹这位日理万机、专心事业的奋斗狂魔，竟然关机了？

我靠，这是搞什么，不会是在家互砍吧？殷郊顿时坐立不安，只恨不能买机票直接飞回家找人。

“殷郊，你怎么了？”姬发看看殷郊没动两口的早餐，再看看这人握着手机焦急不安的样子，很关心地问，“这就不吃了？不合胃口？我去给你买校门口的炒粉？”

“牛，姬发你是超人啊？”姜文焕剥着茶叶蛋，慢悠悠地点评，“还来得及跑一趟校外。”

“唉，不是，”殷郊愁眉苦脸，放下手机冲姬发抱怨，“我妈跟我说，要和我爸离婚，然后他们俩就谁也不接电话了——姬发，现在该怎么办？”

“啊？这么严重，”鄂顺放下豆浆，“他们不是只吵架的吗，怎么闹到离婚了？”

殷郊哭丧着脸转向鄂顺：“是啊！说明肯定出大事了，完了完了，他们不会在家里互砍吧？要不我请个假回去好了。”

“那倒不至于，以你爸妈的身份，应该还不至于主动闹上社会新闻，”姬发给豆浆插上吸管递给殷郊，“担心的话让你舅舅去看一下，他们不是同城吗？”

“对啊！姬发，你好聪明！”殷郊恍然大悟，赶紧翻起舅舅的电话号码，顺便揶揄一嘴姜文焕，“表弟，你怎么没想到。”

“我——”姜文焕被蛋黄噎住，眼含热泪地反驳，“你自己都没想到吧！”

但是殷郊根本懒得听，电话接通了，他摆摆手跑掉，去没人的地方抱舅舅大腿去了。

殷郊因为父母常年分居的缘故，其实一向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姜桓楚跟他说会去看看，了解清楚了再给他打电话，他就茶不思饭不想地等，平均每隔五分钟看一次手机，连点到都差点走神错过，姬发给他打包让他课间吃的煎饺，他也是一点没动。

所以不吃早饭加上过度紧张的后果就是，殷郊低血糖了，具体表现为头晕眼花，冷汗直冒，偏偏这人一点也不在意，还以为是没睡好的原因，课间休息的时候打算去厕所洗把脸清醒清醒。厕所在下一层，殷郊走到楼梯口，还没迈步子，就感觉眼前一黑，极其不妙地往前倒去。

姬发这会子正被篮球队的人缠住，队长问他周末有没有空训练，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外面遥遥一声喊，听声音好像是隔壁四班的崇应彪：“诶！我草！有人晕倒了！”

姬发心里一沉，急匆匆打断篮球队长的喋喋不休，站起来就往教室外冲，果然看到殷郊额头流着血，脸色惨白地靠在崇应彪身上。

姬发拨开崇应彪，语气生硬地道了谢，然后接过殷郊，臭着脸想，也就三分钟不见吧，什么情况？

殷郊被送到急诊科，除了解决了低血糖的问题，还被前来会诊的骨科医生开了两张检查单，躺着拍了x光，好在是没有骨裂，只有一点皮外伤，清理过伤口也就没问题了。殷郊躺在床上休息了半天，姬发就一直在旁边站着陪，殷郊觉得让兄弟站着不是个事儿，遂关心道：“姬发，要不你坐一会儿。”

姬发摇摇头，说不跟病人抢位置，还问殷郊要不要手机：“你舅舅倒是一直没来电话。”

“哦哦！”殷郊被提醒起这件事，赶紧点头，“要要要，谢谢你，还帮我拿着手机，我都摔忘了。”

翻了一圈手机，果然谁也没打电话来，微信消息栏也是空空如也，只有宿舍群里，姜文焕和鄂顺在问殷郊怎么样了，但是姬发已经回复了，说殷郊没事，就是摔伤了点，问题不

大。

行，殷郊想，哪怕被家庭遗弃，起码还有兄弟们不是，到时候无家可归了，就去姬发家住几天，再去舅舅家住几天，再去鄂顺家……反正谁家的饭都蹭一口，总不会饿死。

休息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回家，姬发叫了车，扶着殷郊坐上去，被路过的护士姐姐夸，说现在的年轻alpha难得有这么体贴对象的了，啧啧啧，一表人才哦。

beta殷郊眨眨眼，仔细看看路过的这位护士姐姐，发现好像就是急诊导诊台那位——那也难怪人家有这个评价了，可惜她对关系判断错误，殷郊只是姬发的好兄弟。

作为一个传统ao家庭的孩子，殷郊的观念比较古板，觉得Alpha就该配OMEGA，特别是姬发这种打个篮球赛都能吸引一堆女孩子送水的优质Alpha，就更加应该找个漂亮OMEGA结婚，所以哪怕被自己的亲表弟调侃和姬发是臭情侣，他也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姬发应该也没往那方面想过，因为他很明显也听到了护士的话，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帮殷郊系上了安全带，然后从另一边上了车。

坐在车上，殷郊开始翻自己的检查结果——他身体一向好，长到不需要去儿童医院之后也基本就不怎么生病了，就算是感冒，自己吃点药也就好了，故此难得这么抽血化验地检查一次，自然好奇结果。

跟开盲盒一样，他打开抽血的单子一看，左上角写着殷郊的大名，下面一行写着性别:男性OMEGA。

什么鬼！殷郊开始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揉了揉，再次定睛一看，白纸黑字，还是男性OMEGA几个字。

肯定是搞错了！殷郊放下那张单子，开始掏自己的x光片——不是，这也太长了，他都要在座位上表演下腰了，也没把东西抽出来。

“你找什么？”姬发问他，“我帮你吧。”

殷郊停下动作，费劲道：“我找这个上面的病人信息——快帮我看一眼。”

“那个印在袋子上，”姬发接过殷郊手里的东西收好，指着塑料袋右上角的小标签给他看，“这里，怎么了么？”

殷郊顺着姬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油墨印出来的字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性别:男性OMEGA”几个大字。

“姬发，”殷郊转脸，麻木地看向姬发，“医院好像搞错我的性别了，我要去找他们理论。”

“搞错性别了？怎么会？”姬发翻出殷郊的病历单，上面性别一栏明明写的是男性beta，“这个没错的吧。”

“对，”殷郊点点头，“这个没错，这个是不是你送我去的时候告诉他们的？”

“是的，”姬发说，“你平常不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么？”

殷郊举起那张验血结果，指指上面印的性别：“但这个错了，他说我是OMEGA，怎么会这样啊？”

姬发的哥哥伯邑考就是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姬发跟哥哥关系好，所以平常也能接触到医院的一些相关知识，他在大脑里迅速搜寻了一下类似的情况，有点犹豫地说：“验血的时候好像是要验血里的激素水平，来再次确认病人性别的，跟验血型差不多……可能你今天激素水平异常？导致化验室误会了？”

异常成什么样子能让实验室给下OMEGA的判定呢？殷郊摸摸自己后颈毫无存在感的腺体，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疯狂，更疯狂的是，他吸吸鼻子，很突然地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他买过的木质调香水，是一种很稳重的，会让人联想起百年古木、参天大树之类的味道。

这又是哪儿来的？殷郊迷茫地看向姬发，同时危险地再次头晕起来：“姬发，你喷香水了？”

“没有啊，”姬发奇怪道，“殷郊，你怎么了？”

那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头晕得越来越厉害，而且脸上也开始发烫的殷郊有点不妙地想，该不会……

该不会真的分化成OMEGA了吧？今天第二次两眼一黑晕过去之前，殷郊用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思考到，摔一跤会导致重新分化吗？

——tbc——

## Chapter 2

殷郊从一片漫长的黑暗中逃出来，逐渐恢复了知觉。

首先苏醒的是嗅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一股甜丝丝的奶香味儿迎面而来，殷郊不甚清醒的脑子转了转，压根忘记了躺在这儿的前因后果，愤怒地睁开眼睛，只为了看清楚谁在自己睡着的时候在这儿大喝旺仔牛奶——

谁啊？这么没公德心，这里还躺着病人呢！

炫目的白光袭来，殷郊被刺得下意识闭了闭眼，淌着眼泪水把眼睛眨了又眨，缓了好几秒，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光明。

随着视力的恢复，听觉和触觉也一同回来了，殷郊听到耳边一声又一声规律的“滴——”，应当是监护仪的声音，他略动了动胳膊，才发现自己手上还打着留置针，除此之外，身上也热得吓人，温度高到他自己都觉得脸上滚烫了，后颈那块更是一跳一跳地疼。

而想象中那个没公德心、大喝旺仔牛奶的坏蛋并不存在，放眼病房，四下里并没一个人，殷郊几乎都要以为是自己睡迷糊了做的梦，可是空气中那股甜牛奶的香气依然浓郁得吓人。

所以这到底是哪来的香气？殷郊费劲地转头看一眼床头柜，也并没看到什么打开的食物，反倒因为这一下牵动了后颈疼痛的地方，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哑了——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了？是突然得了什么怪病吗？不过这一下动静倒是比之前大，如同往平静的湖面扔小石子，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殷郊这边尚且在揣度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听见门锁咔哒一响，带进来一阵凉风，有好心人快步走到他床边，弯下腰帮他按床头的呼叫铃，殷郊定睛一看，发现这好心人居然是鄂顺。

“鄂顺？”殷郊嘶哑着嗓子，努力发出声音，“你怎么在这儿？姬发呢？”

鄂顺拖来把椅子在床边坐下，无奈道：“只有我在这，可能是因为我是宿舍里唯一的beta？”

“啊？”殷郊的脑子转不过来，被这没头没尾的话砸得懵懵的，“什么意思？这有什么关系？”

“等会儿医生来了，你问医生吧，”鄂顺的表情有点为难，“事儿还挺大的，我说了不算。”

“怎么了怎么了，”殷郊很紧张地问，“我得了重病？”

天哪，他还是个大学生呢，人生才刚刚开始，不会就要因病与世长辞了吧？他爸妈分居了这么多年，都还坚持着没离呢，不会他难得住一次院，马上就要走了吧？

“那倒不算重病，”鄂顺斟酌着说，“待会儿医生来了，你可以仔细问问。”

“……好吧，”殷郊半点没被安慰到，反而更紧张了，“那你能不能先大发慈悲让我喝口水，不然医生都听不清我说话。”

“啊，不好意思！”鄂顺从椅子上弹起来，“第一次照顾病人，不熟练，多担待。”

几口温水下去，殷郊清清嗓子，感觉确实好了不少，这期间护士姐姐已经来过，看到殷郊醒了，问了两句，又折回办公室去通知了医生过来。

“还记得自己叫什么住哪儿爸爸妈妈是谁吧？”医生和蔼可亲地盘问道，“理论上应该是记得的。”

“……当然”殷郊看着一旁憋笑憋得十分辛苦的鄂顺，选择先配合医生，“要一个个说出来嘛？”

“这就不用了。”医生笑眯眯地回答。旁边跟着的实习生在本子上画了个不明意义的勾，殷郊猜测那可能是什么“病人意识清醒”之类的选项。接着他就看到医生朝实习生递了个眼色，小姑娘很有眼力见地关上了病房的门，隔绝了走廊上护士来来往往的忙碌动静，病房里一瞬间又清净了不少。

“是这样的，殷先生，”医生从实习生手里接过病历夹，翻开来给殷郊看，“这是你的血常规结果，这个数值很高的就是你的OMEGA激素，再结合体查，你的后颈腺体有明显的红肿和发热，B超结果也显示你体内确实存在OMEGA生殖腔，”看着殷郊明显一副脑子还没转过来的表情，医生干脆把手上的东西递到他手里，方便他仔细看，顺便轻声细语地扔下重磅炸弹，“综上所述，你现在种种的不舒服，是因为你分化成一个OMEGA了。”

“什么？”殷郊惊讶得没拿稳病历本，那东西“啪”地一下砸在腿上，还怪疼的，“我都20了，怎么会突然分化成OMEGA？我是beta啊？”

一般来说，第二性征都是14岁左右就分化好了，殷郊14岁那年被父亲带去医院做过检测，检测结果确实是beta无疑，怎么会突然重新分化呢？难道是在学校摔的那一跤导致的？

“不是突然，”医生把病历本捡起来，收起脸上的笑，突然变得很严肃，“这才是重点。根据B超结果，您的生殖腔早就在三年前发育完全了，这是符合正常OMEGA的发育规律的，也就是说，”医生推推眼镜，缓慢道，“您14岁那年，其实就是分化成了OMEGA，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您一直以为自己是beta——您这6年来一直在服用OMEGA抑制剂，您自己知道吗？”

“啊？”这下子连旁听的鄂顺都震惊了——常年给OMEGA服用抑制剂掩盖第二特征，怎么听怎么没人性，他看向病床上的殷郊，发现对方也是一脸的震惊，心下一沉，下意识觉得不妙，果然就听到殷郊说：“什么抑制剂，没听说过啊？”

这回答一出口，医生的脸都拉下来了，他把检查结果翻到B超那一页，指给殷郊看：“你看，这个就是你的生殖腔，早就已经发育成熟了，我们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您如果觉得有疑虑，我们这边也可以给您开单子重新检查——但是目前来看，或许您应该先去了解一下，身边到底是谁一直瞒着您给您服用抑制剂，让您这么多年一直以为自己是个beta。”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没人性的事情一听就像是殷郊那个不靠谱的爹干的——鄂顺在心里揣度了一番，看向殷郊，发现对方也是一副呆住的样子，正打算说两句救救场，就听见殷郊重点偏移、出人意料地问：“那这个旺仔牛奶的香气……”

“就是你信息素的味道，”医生点头，“你之前抑制剂用得太多，现在突然不用了，难免反应强烈，所以才会晕倒，不过没关系，不是发情期，再住院观察两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做了许多年beta的殷郊被什么发情期、信息素之类的话狠狠震撼了一把，不知道该不该恭喜自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医生叹了口气，估计是感叹世态炎凉，目光里都带上了一丝慈爱，嘱咐殷郊好好休息，明天上午还约了检查，便离开了病房。

“难怪是你在这里，”医生走了，病房里又只剩下他和鄂顺两个人，殷郊摆烂似的往后一倒，被迫消化自己变成OMEGA的事实，“我说怎么姬发不见了。”

“也没有完全不见吧，”鄂顺善意提醒道，“你住院这些要用的都是姬发给你买的，学校那边请假也是他请的。”

他就说嘛——听了鄂顺的话，殷郊低落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了一点。这会子没有了刚醒来的茫然无措，他吸吸鼻子，仔细辨别空气中的信息素，有点新奇地发掘起自己的新本事——反正事已至此，一味的震惊也没用，不如走一步是一步。

说来也怪，可能是因为心态放平了一些，殷郊这一闻，还真从空气中的甜牛奶味儿里闻出一丝不同来——那是来自alpha的信息素，并且应当就是他之前在车上闻到过的，姬发的信息素，想来是姬发送来的衣服之类的生活物品上沾上的。

不过有点不一样的是，他这会子仔细分辨一番，才发现之前说姬发的信息素味道像木质调香水是有些片面了——那股气味很复杂，不仅有参天大树那种青翠沉着的味道，还夹杂着雨后泥土散发出的土腥味儿，和某种类似于小溪流过的，很清爽的味道，总的来说是很好闻的，硬要形容的话，闻起来就像一整片密林，并不是单一的味道。

同样是20岁，同样是大学生，为什么别人的信息素闻上去这么有层次？殷郊在心里泪流满面，对自己的好兄弟表示深深的佩服。

这边殷郊还没感慨完，那头鄂顺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伴随着不知道哪位爱豆的歌声，鄂顺把手机摸出来一看，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直接把手机扔给病床上的人：“姬发打来的。”好巧哈，难道姬发其实是刚刚被念叨得打了个喷嚏？殷郊带着他的新身份，以及一种隐约的死而复生的错觉，满心复杂地接起姬发的电话：“喂？”

姬发一下子就听出殷郊的声音，像在路上遇到一只毛绒绒的小狗一样，温柔又关心地问：“喂？殷郊，你醒啦？感觉怎么样？”

“嗯，”殷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尴尬，捻住被子的一角搓一搓，“我醒啦，感觉……还行吧，医生说再住两天就能出院。”

“那，”姬发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可能是下意识想说来看他，又想起不合适，只好改口，“那你好好休息，不用操心别的事情。你昏迷的时候你舅舅也打电话来了，他说你爸妈现在都好，离婚这件事也暂时劝下来了，不必担心，要你有空了回家一趟就行。”

“没事就好，谢谢你，”殷郊长长地叹口气，不知道为什么，直觉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和他是OMEGA这件事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预感让他觉得很累，“反正快周末周了，放假再说，待会儿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嗯，”姬发依然温和地安慰他，“没事的，你手机放在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需要什么和我说，我给你送来。”

“好，”不知道为什么，殷郊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可能是这两天经历的变故太多，被姬发这么一安慰，还有点委屈，只好赶在哭出来之前挂断电话，“那我.....我先挂了，回学校见。”

摁掉电话，殷郊把手机还给鄂顺。对方把手机接过去，笑咪咪地调侃：“一天三个电话问情况，跟查房似的，终于等到你醒了。”

殷郊悄悄抹掉眼角的眼泪，沉默了一会儿，想想自己那一年到头联系不了几次的亲爹，越发感动了，觉得姬发人真好，如果自己是OMEGA，一定以身相.....想到这里，殷郊如梦初醒般地直起身子，闻着空气里浓郁的牛奶香气，突发奇想道：“我现在是OMEGA了，姬发这么照顾我，会不会耽误他找对象啊？”

“啊？”鄂顺听了这话，惊讶得仿佛看到崇应彪站在校门口对他说欢迎光临，在殷郊单纯的目光里，他努力整理了一下表情，尴尬道，“哈哈，应该，不会吧。”

姬发，我的好兄弟，你一生行善积德，怎么情路这么坎坷啊，鄂顺在心里替姬发打抱不平，难道这就是上天给强者的考验吗？

—tbc—

## Chapter 3

殷郊在医院住了这几天，出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宿舍，这也很正常，毕竟ao有别，再好的兄弟也不方便混住在一起。

学校里是有专门的omega宿舍的，殷郊也早已经做好了搬进去面对新室友的准备，虽然离开老宿舍很舍不得，但搬走也有好处，毕竟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做omega，刚好可以问问别人，看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拒绝了姬发陪同的提议，殷郊一个人跑到教务处去，试图搞清楚自己应该搬去哪儿，结果办公桌后面那位表情仿佛已经超脱世俗的女士眼皮也不抬地打开个网页检索了一翻，然后用一种可能是已经睡着了的、气若游丝的声音对殷郊说：“没找到你换宿舍的信息。”

“啊？”殷郊诧异地发问，“不应该吧，辅导员跟我说了要搬的啊？”

“没有就是没有，”睡不醒女士虽然工作慢吞吞，面对质疑倒是意外的态度强硬，“系统不会出错，你再打电话问问你们导员吧。”

“.....那行吧，”虽然很无奈，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殷郊还是选择再麻烦一下自己，打开手机拨通了导员的电话，“喂？”

“麻烦出去打，”睡不醒女士终于舍得抬起头看他一眼，“办公室里要保持安静。”

啧——殷郊有点火大，看了一眼办公室角落明显在摸鱼的几个人，忍了又忍，最终选择息事宁人，在导员一叠声的催促下跑到走廊上，三言两语说明事情经过。

“我这边的消息肯定没有错的，”导员安慰他，“omega和alpha肯定不能混住，也早通知我你要换宿舍的，可能是系统没更新消息，你要不再问问，看他们负责分管宿舍这块的是谁，可能他会知道。”

这会子已经下午四点了，再拖延一会儿人家都下班了，殷郊看看时间，觉得事不宜迟，所以赶紧折回办公室去问：“你好，再打扰一下，请问负责分管宿舍的是哪位老师？我们导员说系统可能没更新，让我直接问分宿舍的老师。”

“哦，他啊，”睡不醒女士环视一眼四周，“开会去了，你明天再来吧。”

这下殷郊真的火大了——他刚出院，东西还堆在那里没收拾，眼看着都快傍晚了，连住哪里也不知道，难道要他一个刚分化的omega继续跟几个alpha住一起吗？再好的兄弟也不能这样吧？

殷郊一向是个藏不住事的人，所以有脾气当场就要发，他把手机往桌面上一扣，提高了点声音问：“那请问今天晚上我应该睡哪里呢？难道咱们学校的处理方式就是让学生睡在大马路上吗？”

“诶，你这个同学怎么回事，”睡不醒女士这下看上去终于睡醒了，“什么睡在大马路上，你原来没有宿舍吗？”

“我——”殷郊想解释，但看到办公室里所有人停下摸鱼认真望过来的目光，又觉得实在难以启齿，一时间卡了壳，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所以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麻烦，”睡醒了女士瞥他一眼，“天天和室友闹点矛盾就要换宿舍，还急得什么一样，当别人上班没有别的事情做？”

“不是，你.....”殷郊被冤枉了个彻底，又急又争辩不开，委屈得不得了，“我不是——”

睡醒了女士似乎已经不打算再理他，场面一时十分尴尬，旁边有个好心吃瓜阿姨看不下去，过来帮了殷郊一把：“同学，你就先回去吧啊，换宿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明天再来问问呢？”

“可是我真的有理由的！”殷郊急了这半天，已经做好了订酒店出去住的准备，但被扣了任性妄为的帽子，还是觉得不好受，努力想为自己申冤，“你又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可以乱说？”

一向如死水一潭的办公室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好像是终于惊动了领导，靠里的一扇木门打开，一个中年男人探头出来看了一眼：“什么情况？这是.....”他细看了一眼风暴中心的殷郊，“哦，你是殷郊，来，你来我办公室。”

这位领导似乎比别人更加不急，端着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才开始说话：“这个，不好意思啊同学，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也不知道的，千万别往心里去。”

“嗯，”殷郊知道这位估计是认识殷寿，看在他爹的面子上对他客客气气，其实也怪尴尬的，他也就想做那不依不饶的人了，于是点头道，“没事的老师，其实我也就是想知道我要搬去哪里。”

“这个吧，”中年男人拧上杯盖，慢吞吞地回答他，“是这样的，你父亲通知过了，说要让你搬出去住，房子他给你租好了，等下会有人联系你给你送钥匙，你回去收拾好行李就行。”啊？搬出去住？殷郊一头雾水，这老爸怎么这时候让他搞特殊？学校宿舍有什么不好的？还有，这种事情殷寿怎么不自己联系他，还非得通知学校？

“还有啊，”领导看向他，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毕竟也稀奇，咱们学校是帮你保密的，你自己呢最好也是不要去跟别的同学说，在这朝夕相处的地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殷郊的直觉在脑海深处悄悄提醒他，这话肯定也是殷寿跟学校通过气的了。

心事重重地出了教务处的门，刚好电话响起来，是殷寿的助理要来给他送钥匙，约好晚上在校门口见面，挂了电话，殷郊一路心不在焉地往回走，路上忽然听见熟悉的争吵声，他抬眼望过去，果然看到崇应彪抱着篮球拦着姬发不让走。

“姬发，我说你还是三岁小孩啊？”崇应彪笑得洋洋得意，“这么大人了，还爱喝旺仔牛奶？不会回家还要问哥哥要零花钱吧？”

出人意料的，姬发这次并没生气，他看一眼崇应彪，倒是突然笑起来：“是啊，爱喝旺仔牛奶怎么了？关你什么事？”

“大家都听见了啊，姬发承认他是三岁小孩，”崇应彪向周围人群吆喝起来，“幼稚！”

“是是是，哪有你成熟呢？”姬发沉稳得很，不急不慢地反驳道，“自己把球鞋碰脏了还要生气摔东西的人，自然有资格说别人幼稚。”

“你——！”崇应彪把篮球往地上一砸——还正好又砸中自己的鞋，留下个灰扑扑的印子，姬发嗤笑一声，一切意思尽在不言中。

眼看着事情越来越大，只怕再发展下去要去校外约架，殷郊赶紧跑过去劝架：“好好的吵什么？”

“殷郊？”崇应彪的目光被吸引过来，“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已经好了？”

“是啊是啊，”殷郊和崇应彪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说来还得感谢人家在楼梯间扶了他一把，所以敷衍得很客气，“已经好了，还忘了谢谢你。”

“那倒不用，”崇应彪满眼探究地看着殷郊，吸吸鼻子仔细一闻，挑起一边眉毛，迟疑道，“诶？怎么你也喝旺仔牛奶了？好像有股……”

“哈哈哈，是的，我们宿舍都喝了，”殷郊想起方才办公室里的对话，赶紧想办法打个哈哈遮掩了过去，一手拽着姬发就要走，“姜文焕还叫我们聚餐呢，就不多待了，先走了哈！”说完也不管崇应彪什么想法，直接溜之大吉了。

姬发被殷郊拽着走了几步，等拐个弯离开了崇应彪的视线范围，才拍拍前面人的肩：“殷郊，你等等。”

“等什么？”殷郊大惊失色，“你要邀请崇应彪参加饭局？”

“不是，”姬发温和地笑起来，从外套兜里拿出一包抑制贴，“你没贴抑制贴就出门了，我来给你送这个的。”

“哦哦，”还没适应新身份的殷郊有点心虚地接过抑制贴，毫不避讳地拆开一块往后脖子上一拍，就算是贴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走吧，”姬发不动声色地看着殷郊完成这一套动作，顺势问道，“你宿舍分到哪里了？”

“哦，这个啊——”殷郊停下脚步，刚刚被崇应彪一打岔，都忘记大事了，于是一脸认真地跟姬发说清楚情况，“……总之，我得一个人租房子住了。”

殷寿这一套操作，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殷郊变成omega了，姬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立刻心领神会——这下子不用查，他也知道到底是谁一直在给殷郊用omega抑制剂了。不过殷郊知不知道呢？姬发默默地看着正在抱怨搬家好麻烦的殷郊，想了又想，决定还是先什么都不说了。

搬宿舍没有正经搬家麻烦，起码东西少些，大件的东西早就有雇好的人帮殷郊抬走，最后



他本人只需要提溜着一个行李箱上车。姬发说要送他去校门口，殷郊本来想答应，结果转念一想，想起自己在医院同鄂顺说的话，以及傍晚时分崇应彪的挑衅，觉得还是得和好兄弟保持点距离，不然姬发好好一个优质单身alpha，身上老沾着omega信息素的味道，听上去真的很影响找对象。

“不用了，”殷郊自认贴心地拒绝道，“我自己去就行。”

姬发听了这话不言语，站在那儿默默地看了殷郊一会儿，转身就出去了，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什么，连去哪儿也不说一声。

“这是什么情况？”吃瓜群众姜文焕好奇道，“你今天都拒绝姬发三次了——他要来医院接你，你说不用；他要陪你去教务处，你又说不用；他现在要送你去校门口，你怎么还说不用？你们吵架了？”

“不是，”殷郊摇头，“我也是为他好。”说完自顾自地把自己的疑虑和对策完完整整陈述了一遍，听得姜文焕和鄂顺对视一眼，纷纷开始苦笑。

“殷郊，你这么操心姬发找对象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姜文焕好心帮姬发一把，决定采用激将法点一点殷郊，“万一他真的找了对象，你怎么办？我看他对你这么体贴，就差喂饭了，他要是真的去找个对象，他对人家能比对你好吗？到时候岂不是很尴尬？”

嗯……殷郊设想了一下姬发带着对象来找他的场景，下意识觉得有点诡异，还没想清楚，就听见鄂顺在旁边大声道：“什么表情，不会真的喂过吧？”

“啊？”殷郊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顺着鄂顺的话细细思索了一下，迟疑道，“上次打篮球弄得手受伤的时候，确实……”

“噫——”鄂顺做了个夸张欲吐的表情，“是我输了。”

姜文焕很明显也被震惊了一下，震惊完了又开始笑，边笑边摆手道：“这样吧，不用讨论了，等你们俩的孩子满月酒再叫我怎么样？”

“怎么就满月酒了，”鄂顺彻底从床帘里爬出来，“想逃掉结婚随礼？”

“哦那倒不是因为这个，”姜文焕呵呵一笑，“主要我看现在这情况，还有我姑父那性格，我怕他们俩还没结婚，孩子先飞出来了。”

殷郊觉得自己最近应该是流年不利，找时间要去庙里拜一拜，不然怎么这几天的心事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在姜文焕“姬发可能生气了，你打个电话跟他聊一聊”的提醒下，殷郊又一次心事重重地出了寝室，正在想打了电话应该怎么开口，要不还是发个微信先试探一下的时候，就看到姬发提着东西站在校门口，他用惯性思考了一下，觉得姬发应该是在等他。

“姬发姬发！”殷郊小跑过去，带了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撒娇讨好，“你怎么在这儿？”

姬发提起手里的袋子在他面前晃了晃：“你自己晚饭的时候说想吃校门口的酱香饼，又忘了？我白买了呗。”

“没白买！”殷郊喜笑颜开地接过去，“姬发，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姜文焕还说你生气了，我就说你不会的。”

姬发本来没什么表情的，听了这话，目光沉沉地看了殷郊一眼，从刚刚开始就存在感很强的信息素此刻更是浓得快要化作一棵实体的参天大树——殷郊开始紧张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误，怀疑姬发其实真的生气了，只是不说而已——正在忐忑，就听见姬发无奈叹气道：“司机在门口等你了，去吧，注意安全。”

“好，明天见！”殷郊提着东西同姬发道了别，有点迷糊地爬上车，这才发现自己的腿竟然有点软了。

什么情况！仗着自己是alpha拿信息素压人是不是！还是不是好兄弟了！

—tbc—

## Chapter 4

时间往回倒一段时间，回到殷郊听说爸爸妈妈要离婚的前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姜媛，也就是殷郊的母亲，一位涵养极其好的女性beta，破天荒地约自己那已经分居好多年的丈夫见了一面。

他们约的是晚餐，姐己也和殷寿一起来了——她总是像只被豢养的小动物一样，跟着殷寿来来往往，既不觉得尴尬，也从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姜媛点点头，算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殷寿的语气听上去比姜媛热情多了，“说起来，年底就是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了，到时候想怎么庆祝？”

“你安排吧，”姜媛冷漠地回答他，“人都请到了就行。”

结婚纪念日，说起来很浪漫，但讲白了，应该叫姜氏殷氏签订合作的纪念日更合适。他们这段婚姻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而起，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用亲戚关系巩固两家的合作。殷寿是为权利和野心而生的动物，姜媛对他也没有多少感情，但为了外人眼里的姻亲关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婚。

“这是自然。”殷寿笑起来，很贴心地替姜媛倒酒，却被对方伸手挡回去：“不用了，我有事要和你谈。”

能让一贯有礼有节的姜媛直接做出挡酒这种举动的，一定是大事——殷寿放下酒，很感兴趣地问：“什么事？”

“殷郊的事，”姜媛看了一眼旁边百无聊赖，已经开始揪着桌布一角神游天外的姐己，直言道，“你不能再给殷郊用抑制剂了。”

“哦？”殷寿挑起眉毛，半真半假地微笑道，“他怎么了？”

姜媛直视着殷寿的眼睛，面无表情，平铺直叙：“上次体检后，医生联系了我，说如果再这样给殷郊使用抑制剂，会导致他信息素紊乱甚至爆发。”

殷郊已经20岁了，从生理上来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omega了，如果再用过量的抑制剂强行压制他的omega性征，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殷郊会变成一个信息素紊乱、发情期不固定，并且对抑制剂毫无反应的omega。

alpha对omega的征服天性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殷郊一旦突破了抑制剂的限制，变成一个随时可能进入发情期的omega，还对抑制剂没反应的话，那他走在路上都随时有可能陷入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一个alpha给殷郊做上永久标记，可这又不是去菜市场买菜，关乎终身大事，哪有那么容易做到？

至于为什么要隐瞒殷郊真正的第二性征呢？此事又说来话长了。殷郊还小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好，那时候殷老爷子身体还健康，殷启和殷寿虽然在暗中较劲，但并没摆到台面上来，看上去还算和谐。等到殷郊长到16岁正式分化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孩子、看弟弟家也没有第二个孩子的殷启就着急起来了，甚至比殷郊本人还急着知道他的分化结果，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殷郊分化了，是个——本来是个omega的，结果还晕着的时候就被送去注射了抑制剂，一觉醒来什么反应也没了，对外宣称就是个beta。

“为了利益最大化，”殷寿当时是这么说服难得表现出愤怒这种情绪的姜媛的，“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如果让父亲知道了殷郊是omega，那么继承权又要摇摆不定了。”

倒也不是为别的，主要是由于生理构造的缘故，omega总有一天要依附于某个alpha生存，所以在争夺继承权方面，是完全不占优势的。

利益最大化——当年姜媛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就是被这句话压着，和根本不爱的人结了婚，现在又是这句话，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像一座沉重的山一样压在她的头顶，甚至还要把她唯一的孩子也压在下面。

“如果殷郊的身体出现任何问题，”姜媛咬着牙，把这些苦涩全部吞回去，“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殷郊发现大伯与父亲逐渐不怎么来往了，而母亲与父亲也从相敬如宾的夫妻，变成了同一屋檐下不愿见面的陌生人，甚至到后来，姐己坦坦荡荡地入住了，母亲也只是叹了口气，像是有点解脱地说：“既如此，我就搬出去了。”

看那表情，倒像是忍了许久，终于能离开了似的。

殷郊和姐己的关系不好——姐己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女，带着丰厚的财产，义无反顾地投奔了殷寿，但也因此对殷寿有着小动物护主一般的独占欲，所以她对殷寿唯一的儿子有着天然的敌意，而殷郊也不喜欢这个破坏他家庭的外来者，为此，两个人一见面，一般连个招呼也懒得打，甚至随时有可能爆发争吵，所以殷郊也跟着母亲一起搬了出去，再到后来上了大学离开了家，就跟父亲那边彻底疏远了。

这也不是他愿意的，实际上，从小到大，他一直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但却又跟父亲一点也不亲，搬出来后隔着物理距离，交流越发变少，关系也就越发远了。

所以殷郊根本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真正看法，也就不知道父亲在听说他的身体可能会被过量的抑制剂彻底压垮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确实难办，现在继承权的事还没定下来，到时候瞒也瞒不住，不如，”殷寿说到这里，脸上的笑容都没减半点，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一样，很轻松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给他做腺体切除手术吧。”

“你敢！”即使像姜媛这样的淑女，也因为这句话彻底陷入了愤怒，“殷郊才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你要把他的腺体切除？不可能。”

“留着也没用，”殷寿倒是很冷静，“还会拖我的后腿，你可别忘了，”他眯起眼睛，轻声道，“我们依然是一条船上的。”

“一条船？”姜媛似乎是愤怒到了极点，咀嚼着这句话沉默了两秒，突然轻声笑起来——这动静甚至把一旁发呆的姐己吓了一跳，“一条船——殷寿，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拿这件事威胁我，姜家现在做主的人不是我父亲，而是我的哥哥，如果你敢拿殷郊的身体开玩笑，我会申请离婚。”

“你自己考虑吧，”姜媛反客为主，拿下这场谈话的主动权，“我言尽于此。”

但是婚还没来得及离，这场拉锯战还没打完，出人意料的，殷郊的身体提前彻底展现出了omega的性征，进入了医生说的信息素爆发状态——本来起码还需要半年的，结果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也没来得及去探究——总之殷郊就这么摔了一跤，醒来又恢复了omega的身份。

期末周来了，殷郊他们一天天的也没课，日常生活被量化成单调的复习进度，学校图书馆人满为患，殷郊一个住在校外的也懒得跑，索性放弃了，决定在家里复习。

“姬发，你得监督我，”对自己的自制力没什么信心，殷郊给姬发发消息，“要是考砸了评不上奖学金怎么办？我爸……”

其实他爸对他拿不拿奖学金这事儿倒是没多大要求，但是殷郊内心还是希望自己能更优秀一点，这样在爸爸面前也能多一点底气。

也正因为这样，姬发对殷郊的提议感觉到有点奇怪——要知道殷郊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但也并没有什么纨绔子弟的风气，为了父亲一句轻飘飘的“做得好”，永远都是宿舍最勤奋的人，怎么会突然需要什么监督呢？

“监督？”姬发说，“监督你按时睡觉不要把自己卷死吗？”

“不是不是，”殷郊火速否认，并且很迷茫地承认道，“是监督我起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感觉身体不舒服，没什么力气，还老犯困。”

“怎么回事？”姬发很担心，“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别是生病了。”

“唉，先不用，”殷郊思索了一下，“考完试回家再说，也不急这几天。”说完不等姬发继续反驳，又飞快地打字通知道：“明天早上记得来叫我！我给你配了钥匙，明天拿给你！”

“行。”姬发沉默了一会儿，敲了个单字回过去，看着手机屏幕，自己也不知道是该开心殷郊似乎不拧巴了，不把他当外人了，还是该难过殷郊依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要避嫌的alpha。

殷郊住院的时候错过了不少课，姬发这一来，很贴心地把笔记给他带来了。

“姬发，还得是你啊，”殷郊两眼放光，“我手上只有PPT，还是不如笔记好使！”

姬发笑了一下没接话，打开殷郊的冰箱看看——不出所料，空空如也。

“殷郊，你每天都吃什么？”姬发问，“冰箱也太空了。”

“哦，这个啊，之前请了阿姨来做饭的，”殷郊耸耸肩，“这几天我不想有人在家走来走去，就给阿姨提前放假了，都是点外卖。”

“抑制剂也没有，”姬发打开提过来的塑料袋，把给殷郊买的抑制剂往冰箱里放，“万一

你.....怎么办?”

“嗯.....”殷郊放下平板，沉默了两秒，“我忘了。”

做了这么多年的beta，突然变成omega，又是一个人住，有些事情他根本就不记得。

“唉，”姬发小声叹了口气，转移开话题，“你身体好点没有?”

“没有，还是好困，”殷郊说，“我查了一下，说是别的omega刚分化也会这样，可能就是正常的——困得我，那天外卖打开了都没吃就睡着了。”

“这么严重?”姬发严肃起来，“不去看的话，你回家打算怎么办?别睡到误机，我陪你回去吧。”

他们俩家父母一直都认识，在生意场上也有往来，所以姬发和殷郊很小就认识了，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你今年这么早回去?”殷郊看向他，“不陪你哥?”

姬发的爸爸很忙，所以从小到大，都是哥哥伯邑考带他带得多。刚好伯邑考工作的地方也在这个城市，因此姬发每次放假都要先去哥哥家住一段时间再回去，兄弟情深，一度让独生子殷郊感到十分羡慕。

“好想知道有个亲哥是什么感觉啊!”这是殷郊当时感叹的原话。

“这.....”鄂顺想了想殷郊吐槽过的家庭现状，好心道，“要不你管姜文焕叫声哥吧，他肯定不在意。”

“消受不起，”姜文焕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十分动心地拒绝了，“你还是管姬发叫哥哥吧，美不死他。”

“姬发有亲弟弟的!”殷郊一脸正经，“怎么能乱叫，姬旦才多大。”——姬发家还有个在读初中的亲弟弟，年纪不大，人倒是怪严肃的，要殷郊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朋友一起认哥哥.....好像不合礼数。

“我说的不是这种哥哥.....算了，”姜文焕叹气道，“你开心就好。”

总而言之，开心就好的殷郊直言不讳地把问题抛出来，得到了姬发肯定的回答:“我哥工作忙得很，不用我陪着，但是你现在这样独自出门，”他倒了两杯水，端到殷郊面前，斩钉截铁地判断道，“百分之八十的概率会走丢。”

“哦，”殷郊作为这个家的主人，小口喝着客人倒来的温水，小声嘀咕，“也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概率不会走丢的嘛。”

考试结束，大家收拾了东西，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姜文焕演技超群，故作不舍地拉着殷郊的箱子:“好兄弟，下次再见，也不知是何时了。”

“得了吧你，”殷郊用力拽了一下自己的箱子，把姜文焕拽得一个趔趄，“说不定明天就去舅舅家串门了，说这些?跟鄂顺说去，就他住得远，要跨省。”

“你不懂，你不懂，”姜文焕语重心长，“我上次和你在教室分别，再一见面，你成omega了，这次——”他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旁边站着的姬发，握着殷郊地手，真诚道，“谁知道呢!”

说不定你就成了被标记的omega了!姜文焕把这半句话友善地咽了回去。

“你说得对，”殷郊点点头，一脸严肃，“说不定我父母就离异了。”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好吗!姑父已经和姐已生活那么多年了!姜文焕在心里怒吼，但面上依然保持着微笑:“没事，会好的，你去吧，快回家看看姑姑，记得帮我转达一下关心，过两天我去看她。”

明明出发前还是各拎各的东西，但出机场的时候，两个箱子都已经到了姬发手上。司机没有假放，尽职尽责地接了他们俩回家。推开门，先跟殷郊打招呼的，是他们家养的小黑。小黑是一只成年萨摩耶，所以体型不小，毛也不黑，起这个名字完全源于殷郊的一时兴起——好在殷寿也不是贾政，不会骂他尽起刁钻名字，要把他又出去。

小黑见到熟悉的人回来，摇着尾巴快乐地冲上去，殷郊眼睛一亮，快被这团雪白的毛绒绒可爱化了，蹲下身张开双臂迎接:“小黑!”

“汪!”谁料小黑停下了冲过来的脚步，站在原地茫然又谨慎地叫了一声，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殷郊，鼻子一抽一抽的，倒像是不认识。

“不认识我了?”殷郊心碎，但还是努力维持着笑容，“不至于吧，我只是去上了个学而已，金鱼都比你记忆力好。”

“汪汪!”小黑又叫了两声，左看看右看看，终于是动了——他选择直接绕开殷郊，直奔姬发身边去。

“喂!”殷郊看着靠在姬发腿边上摇尾巴的大白狗，气得人都不好了，“你到底是谁儿子啊!”

“可能你的气味变了，他不认识你了，”姬发伸手摸摸小黑的狗头，开始掂量这大脑壳里到底有几两脑子的实质，“过两天就好了，别急。”

呜呜，殷郊欲哭无泪，连家里的狗都不认识自己了，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惨的人吗!

—tbc—

我要加快这篇的进度了!因为我想写殷郊发情期自己坐在姬发腿上蹭。

## Chapter 5

“若是这两日你父亲叫你过去，要小心，”这是殷郊回到家后，姜媛对他说的第一句话，“能推就推掉，不必担心他责骂你。”

殷郊大为不解：往年虽然父母关系不好，但也绝对没到这个地步，怎么就突然不来往了？他心头一跳，有点迟疑地问：“妈妈，怎么了？你们……还是要离婚？”

“郊儿，”姜媛握住儿子的手，看着他清澈见底、好像一眼就能看穿的眼睛，叹了口气，轻声道，“我与你父亲分居多年，若真的分开，你也不要觉得意外。不让你去，是因为你刚刚分化成omega，本家那边正闹得天翻地覆呢，这时候不出现是最好，本也不该你操心。”

“分化……”殷郊有点落寞地垂下眼睑，也猜到殷家会因为这个事情重新评判他，但心里还是难受，思前想后，终究是忍不住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妈妈，医生说，我16岁那年就已经分化成omega了，是有人给我用了抑制剂才——”

他说到这里，几乎快要说不下去，深呼吸了一下，痛苦地看向自己的母亲，目光里带上一丝哀求，颤抖着声音，强迫自己把话问出口：“妈，这个人……不会，不会是，父亲吧？”一句话抛下来，仿佛有千斤重。

“我……”殷郊的痛苦在此刻具象化成了一把锐利的剑，刺向姜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刺向四年前被殷寿用家族利益牢牢压住的她——千言万语汇在心头，和殷寿掰手腕尚能条理清晰的姜媛，这会子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斟酌了一番，她想起桌子上那份起草好的离婚协议，闭了闭眼睛，沉声道：“是，也不是……就快结束了，等离婚协议上签好字，我会告诉你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殷郊的安全，什么家族利益，她已经通通懒得管了，她被这些东西束缚了太多年，若是到现在连儿子也保不住，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若是推脱不得，就要姬发陪你去吧，”姜媛看向楼下花园里正在训狗玩儿的姬发，收敛好情绪，微笑道，“难为他有心了，专程送你回来。”

若是殷郊要找alpha，那姬发就是最好的选择，姜媛微微叹气，可惜自己的儿子好像完全没开窍，也罢，任由年轻人折腾去。

“姬发，”从书房里出来，殷郊心事重重，站在花园的小栅栏边上看姬发训狗，看小黑被训得端正坐好的样子，再看看姬发手里自己的外套，忍不住喊一声，“你们玩儿什么呢？”

“给小黑上课呢，”姬发一脸坦然地晃晃手里的衣服，然后拍拍小黑毛绒绒的狗头，命令道，“去，去殷郊那边。”

“汪！”小黑欢快地叫一声，迈开步子，圆滚滚地往殷郊这边跑，一身雪白的毛在风里摇摆得格外靓丽，像个滚动的雪团一样，到人跟前了，就拿湿漉漉的狗鼻子拱殷郊伸出来的手掌心，尾巴摇得飞快，半点没有了之前生疏的样子。

“认识我啦？”殷郊觉得很惊奇，主要是震惊于小黑突然变高的智商，然后想想姬发手里的那件衣服，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刚刚姬发花时间训的就是这个，让小黑熟悉殷郊如今的味道。

“走吧，傻狗，”殷郊摸摸小黑的大脑袋瓜，“先进去。”

“你母亲同你说了什么？她和你父亲还好吗？”姬发心里藏了一个大胆的、几乎已经被证实的猜测，但是顾虑着殷郊的感受，不好直接问，只能旁敲侧击。

“你是不是想问，这四年来违规给我使用抑制剂的人，是不是我父亲？”殷郊蹲下身拿宠物湿巾给小黑擦爪子，这会子倒像是学了读心术似的，平铺直叙道，“我也有一样的问题，问了母亲，她说，既是，也不是，还说等他们签了离婚协议，自然会告诉我。”

离婚协议，姬发想，还有殷寿非要殷郊搬出学校的行动力，拼凑在一起，答案已经是肯定的了：一定是殷寿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行给殷郊用了这许久的抑制剂，逼得姜夫人要同他离婚，索性斩断利益关系，不受这个威胁。想到这里，姬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毛，他看看认真哄着小黑抬脚的殷郊，忍不住叮嘱道：“若是这些天你父亲叫你去，千万别独自去。”

“你怎么跟我母亲说一样的话？”殷郊听了这熟悉的嘱咐，忍不住笑起来，“不过我想，他毕竟是我父亲，防得什么似的是不是也不像？”

这边小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殷郊在笑，顶着“微笑天使”的名号，也跟着一齐咧嘴笑

起来，从姬发的视角看过去，就是一人一狗凑在一处，笑得极其灿烂，可爱得不得了——可惜现在姬发无心欣赏这些，听了殷郊的回答，他心里有点急，但看着殷郊无辜的一张脸，想想这人有多想得到殷寿的肯定，又实在不好把话说得太绝，皱眉道：“既然你母亲也这样说，肯定有道理，再怎么样，去之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好，”殷郊点点头，认真应下来，仔细想了想，突然笑得更开怀了，“我母亲说话确实有道理，她说你是个难得的有心人，我看果真如此。”

就是不知道这么细心的alpha，将来便宜了哪个omega去。

“是嘛……”姬发若有所思，替殷郊拈掉粘在头发上的一簇狗毛，“那谢谢阿姨夸奖了。”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过了几天，殷寿果然就让人来通知殷郊，要他回家一趟——他甚至是通知，不是商量，语气很强硬。殷郊本来记着妈妈的嘱咐，不打算去的，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结果殷寿就亲自找来了：“跟着你母亲，如今我的话也完全不听了？”

“不是的，爸，”殷郊心虚得很，声音都有点没底气，本来编谎话对他来说就很难，更何况是在殷寿面前，“那天我有事，过几天我再去，不是不去的。”

“还要我亲自来请吗？”殷寿根本不跟他交流，直截了当命令，“我有事找你，把你的事情推掉。”

行，第二天，殷郊看着停在楼下的车，觉得有点崩溃，他爸果然是说一不二，说来请就来请，他不去，估计明天就要在路上拿麻袋套他了。

坐着车去了殷寿家，到了门口，殷郊把握了一路的手机揣进兜里，有点忐忑地推开门，进了屋子，一打眼就看到姐已长发飘飘地从面前晃过去，带起一阵香风，看到殷郊来了，她连脚步也没停一下，抬起眼皮子扫了一眼，像没事人一样飘上楼了。殷郊也懒得跟她打招呼，径直往客厅里走：“爸。”

“嗯，”殷寿把视线从平板上移开，看了儿子一眼，轻微地皱起了眉：“你是掉糖堆里去了？”

“啊？”殷郊摸不着头脑，“什么糖堆？”

“一股子甜味儿，”殷寿放下手边的东西，朝殷郊抬抬下巴，“坐吧。”

殷郊知道殷寿这是嫌弃他信息素的味道——明明他出门之前贴好了抑制贴，又喷了信息素遮盖剂，甜味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也还是招致了父亲的不喜。

好挫败啊，殷郊想，难道其实是搞错了，他其实不是他爸妈的亲儿子？想是这么想，但为了不惹他爸心烦，他还是选择在离得远远的地方坐下：“爸，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急事就不能找你吗？”殷寿微笑道，“没想到我的儿子比我还忙，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想和他聊聊，竟然还需要三催四请。”

“对不起爸，”殷郊光速道歉，“我这两天身体也不太舒服，打算等好一点再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殷寿点点头，“我也不说废话了。现在你已经是个omega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问题来得猝不及防，且没头没脑，殷郊一时也没反应过来，愣了两秒，又觉得这问题涵盖范围太广，没法回答，迟疑道：“哪个方面？若是学业，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不，我是说，”殷寿脸上笑意不减，声音却冷冰冰的，没什么温度，“你是殷家目前唯一的继承人，现在你是omega了，将来打算怎么办？”

其实倒也不是说omega不可以做继承人，只是omega，尤其是像殷郊这样身体已经被抑制剂弄坏了的omega，将来不可能不找alpha，因此在殷家这种独步天下惯了的家庭看来，殷郊就绝对不是继承人的首选。由于殷郊的爷爷还在世，那么这或许会影响到殷寿的继承权争夺战——本来对外宣称殷郊是个beta的时候，由于殷寿出色的能力，公司要交到殷寿手上，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啊，这个啊，”殷郊在电光火石间突然想清楚了一切，包括父亲这么讨厌他的omega信息素的原因，一时间更加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我……还没有想好。”

这也确实太难为他，他成为omega才多久，才刚刚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哪能想到那么遥远。

殷寿听到这个让人不太满意的回答，眯起眼睛打量殷郊一番，还想说话，这时姐已突然下来了，毫不避讳地往殷寿腿上一坐：“我想养只狐狸。”

——谈话被这么一打断，殷寿也不打算继续了，扔下一句留下吃饭，就心不在焉地听姐已不知道能不能成的养狐狸计划去了。殷郊看他们两个只觉得有点刺眼，本不想多留，但也



知道辞了这顿饭，父亲怕是又要不满，所以上楼回了自己原来的房间独自待着。谁料这不回不打紧，一回房间，还真让他发现了异样——他从楼上往下看，看到院子里站了不少保镖——本来他们家有两个保镖也正常，但都这么堂而皇之地站在院子里，人还这么多，这就很奇怪了。

不是吧，殷郊心里浮现出一个危险的想法，不会他等下吃完饭，直接就回不去了吧？他侧耳听听楼下的动静，好像没什么异常，决定往外走试试深浅，所以踢踢踏踏，故意闹出大动静地下了楼，路过沙发上的殷寿和妲己时，还打了个招呼说出去转转，殷寿也没管他，殷郊稍微放了点心，结果一推开大门，好家伙，别说出去了，他只是在院子里走了两圈，都能感受到背后有许多双眼睛盯着。

看来他的想法极有可能是真的，殷寿今天叫他来，可能没打算让他回去。

不过还好，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懂，来之前还做了一手准备——殷郊掏出手机看看时间，估摸着差不多了，又折回客厅去，装作看不见也听不见殷寿和妲己在做什么，独自在窗前立着，等到客厅里时钟的分针指向十二，果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响动，好像是有人来了。

在殷郊期盼的目光里，院门被推开，姬发走了进来，像没事人一样，稍微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接着完全无视保镖们怀疑的目光，坦坦荡荡地穿过院子，礼貌敲门：“殷叔叔，殷郊在吗？”

殷寿和妲己是不会起身的，保姆也不知道躲去哪里了，殷郊不想显得太急切，在心里数了两个数，才慢吞吞走过去开门：“姬发，你来啦。”

“准不准时？”姬发笑道，“你爸爸在家吗？”

“在呢，”殷郊侧侧身子，让出半个身位，“都在。”

“殷叔叔好，苏小姐好，”姬发站在门口，挨个同他们打招呼，“好久不见。”

“又是你，”家里来了客人，妲己依旧没有改变姿势的意思，照常坐在殷寿腿上，反倒探究起客人来，“每次都是你来接殷郊。”

“刚好顺路，”姬发说，“都不用绕。”

妲己笑了笑，不说话了。殷寿挑起眉毛，目光里带着点探究，看向来人，“姬发，好久不见你父亲，他还好吗？你来找殷郊有什么事？”

此时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姬发身上，但他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拘谨，背着光站在那里，坦荡笑道：“我父亲一切都好，劳烦殷叔叔记挂，刚好我也来走动走动，至于找殷郊嘛……”他与殷郊对视一眼，面不改色道，“今天是高中同学聚会，班主任也来，不去不好，早就约好了的，他说今天要来您这边，我就顺路来接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殷寿沉吟两秒，突然笑起来，“好啊，没问题，那你们去吧。”

“行，那我们就先走啦。”姬发点点头，脸上也还是笑，然后就如同过去好多次一样，带着殷郊顺顺当当地穿过了院子，上了自家的车。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